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棺材岛

L'île aux trente cercueils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张颖绮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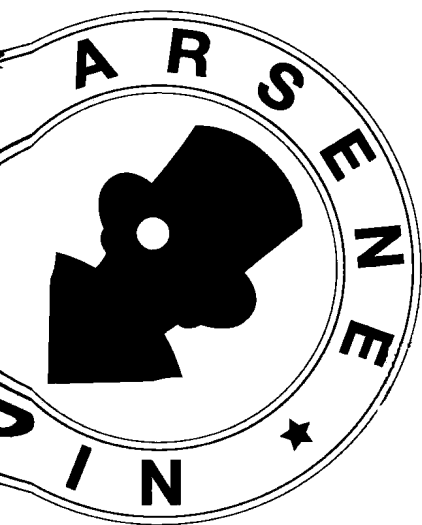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棺材岛

Guancaidao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张颖绮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棺材岛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张颖绮
译.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9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9)
ISBN 978-7-5336-6288-2

I. ①棺… II. ①卢… ②张… III. ①侦探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261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棺材岛

作者: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张颖绮

出 版 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 吴 凯

责任编辑: 王 骏

特约编辑: 贾 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288-2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1
1. 荒屋	2
2. 海边	10
3. 沃斯基的儿子	23
4. 沙雷岛的可怜人	38
5. 十字架上的四个女人	51
6. 一切都好	67
7. 弗萨和史帝凡	80
8. 忧心如焚	91
9. 处决室	103
10. 逃跑	113
11. 上帝的兵器	126
12. 各各地山	139
13. 神啊！您为什么抛弃我！	155
14. 老祭司	168
15. 地下祭室	182
16. 波希米亚先王的石板	200
17. 遵循天命的残酷王子	210
18. 圣石	222

引 子

由于战争带来的动乱如此之大,几年前,德杰蒙家族的丑闻事件,知悉者已寥寥无几。

话说在一九〇二年六月,以对布列塔尼史前巨石建筑研究著称的安东尼·德杰蒙,和女儿薇若妮卡在森林里散步之际,突然遭到四名人士袭击,他因脸上受到木棍一击而倒地。

尽管他拼命抵抗,可是在短暂的扭打后,如花似玉的薇若妮卡还是被带走了,目击者看见车子朝圣克卢方向火速驶去。

这是一起单纯的绑架事件,隔日即真相大白。艾力克斯·沃斯基伯爵,一位恶名昭彰、气宇非凡、宣称有皇室血统的波兰年轻人,和薇若妮卡·德杰蒙两情相悦。但是女方父亲不赞同两人婚事,还多次羞辱男方,沃斯基于是策划了这桩绑票案,不过无辜的薇若妮卡毫不知情。

安东尼·德杰蒙生性粗暴、沉默寡言,反复无常的脾气和妄自尊大、自私自利的性格早已让他的女儿吃足苦头,这些个性由一些公诸于世的信件可以证明。对绑票一事,他公开发誓要严加报复。

他终于同意了婚事,婚礼两个月后在尼斯举行。不料来年就传来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消息。谨守复仇之言的德杰蒙先生,掳走女儿和沃斯基生下的儿子,在自由城登上刚买的游艇。

海面波涛汹涌,游艇在接近意大利海岸时沉没,四名同船的水手获救。据他们所言,德杰蒙先生和小孩在海浪中失去踪影。

薇若妮卡确认过二人丧生的消息后,从此遁入修道院。



1. 荒 屋

在五月的某个早晨,布列塔尼中部景致如画的法乌叶村,一位女士乘车而至。那身宽大的灰衣和蒙面厚纱,遮掩不住她的绝色容貌和雍容气质。

这位女士在客栈匆匆用过午餐。将近中午时,她央请老板看管行李,询问过该区概况后,便穿越村子,走入原野。

不一会儿,两条路出现在她眼前,一条通往坎贝雷,另一条通往坎贝尔。她选了后者,步下一个山坳,再上坡后,在右手边的小径路口瞧见一块路标,上头写着:洛克里孚,三千米。

“就是这里了。”她自忖道。

不过,环顾四周后,并未发现所寻之物,她感到诧异。是她误解了指示吗?

四下空无一人,而这片布列塔尼原野,树木和起伏山丘镶边的草原上,穷目所及也不见人迹。一座小城堡自春日的新绿景色中冒出,它的灰色城墙在村落不远处巍然而立,窗户的百叶窗悉数紧闭。中午十二点整,午祷的大钟在空中摆荡,随后是全然的沉寂,全然的宁静。

她在陡坡短秃的草地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第一页上端是公司名称:

迪特耶事务所/征信社

秘密调查



严守机密

底下则是这个地址：

致薇若妮卡夫人，女帽店，贝藏松

她开始读信：

夫人：

尊函于一九一七年五月所委托的双重任务，敝人是以何等喜悦之情去执行，您必定难以置信。我不曾忘怀，在十四年前，当您遭逢困厄、深陷愁云惨雾之时，我如何竭尽所能提供有力的协助。事实上，正是在下为您查证并确认令尊安东尼·德杰蒙先生和令郎弗萨的死讯，这也是敝人职业生涯的首次捷报，之后也有更多的辉煌成就相随。

也请别忘怀，正是敝人我，认为应该让您摆脱尊夫婿的怨恨，或说是爱情，于是遵照您的请求，安排您隐入修道院。眼见您和修道院宗教生活格格不入，也正是在下我，替您觅得贝藏松女帽店的工作，让您远离渡过童年光阴和几周婚姻生活的那些地方。您既渴望也需要工作，除了赖以维生，也避免胡思乱想。您应该做到的，您也做到了。

现在，来谈谈我的双重任务。

首先，是您的丈夫艾力克斯·沃斯基的下落。依照出生文件他是波兰籍，自称为国王后裔。让我长话短说：他在大战爆发后就被关入卡尔庞特拉附近的集中营，成功逃脱到瑞士，重回法国时以德国人身份和间谍罪名被逮捕。这次，就在死罪已定时，他再次逃出集中营，最后在枫丹白露森林被刺杀。



我清楚您对这人的鄙视，也明白您已由报上得知相关消息，才如此直截了当，现在只需确定消息的真实性了。

毫无疑问，艾力克斯·沃斯基被葬在枫丹白露。我已亲眼确认。

容我顺带提一件怪事。您是否记得曾向我提过的一个预言？极端迷信的沃斯基耿耿于怀的一个预言：“沃斯基，国王的后裔，你将死在一位朋友手中，你的妻子会被送上十字架。”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稍嫌过时的酷刑，我毋需为您忧心！不过，他的死确实符合命运的安排，不知您作何感想？

薇若妮卡放下手中的信。迪特耶先生做作的文字和玩笑对她是一种伤害，艾力克斯·沃斯基的影子更是萦回不去。一想起这个可怕的男人，她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控制住自己，继续读信：

再来是另一项任务，想必是您眼中最重要的一项。

三星期前的一个礼拜四晚上，深居简出的您破例和帽店雇员一起去看电影。名为《布列塔尼传奇》的影片里，其中一幕的背景是路边的一间荒屋。这栋荒废的小屋和剧情无关，显然只是碰巧被镜头带到。不过，您注意到一件非常怪异的事。在老旧的屋门上，是手写的三个字母：V. d' H.。这三个字母，正是您婚前用名的缩写，您用在私人信件的签名。过去十四年来，您不曾再使用过！没错，那正是薇若妮卡·德杰蒙的缩写，门上的字迹和您少女时代的签名如出一辙！

震惊莫名的您决定寻求敌人的协助。敌人如您所期，圆满达成任务。

让我长话短说。我在巴黎搭上特快夜车，隔天早晨抵达坎贝雷，由那里乘车到法乌叶村。如果您在午餐前后有点儿时间，务必

要到电影中的圣巴贝教堂一访，接着走到通向坎贝尔的道路。在第一个上坡后，有一条通向洛克里夫村的小路，在路口前方不远处，夹在树丛中的便是那栋荒屋。屋子毫无出奇之处，内部空空如也，连一块儿可以当凳子坐的木板都没有，屋顶被虫蛀得坑坑洼洼，下雨时会漏水。我再重申一次，屋子肯定是碰巧被镜头带到。最后一件事，《布列塔尼传奇》于去年九月拍摄，也就是说，名字起码是在八个月以前被签上。

敝人竭尽心力，已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托。五百法朗的调查费可谓微不足道。

谨此

薇若妮卡折起信，陷入了几分钟的沉思。往事历历在目，生不如死的婚姻生活的痛苦，让她不得不遁入修道院。但是，如今的她依旧被痛苦所折磨。因为她万分肯定，一切的不幸，慈父与爱子的死亡，都是自己的错，都是因为她爱上沃斯基的缘故。她抗拒过这位男人的爱，而在迫不得已、万分绝望下才同意下嫁，以免让沃斯基报复父亲。她确实爱过这个男人，而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无可原谅的软弱，时间减轻不了她的内疚。

“够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我不是来这里痛哭的。”她喃喃自语。

由于渴望知道是谁让她走出贝藏松的隐居生活，她振作起精神，站起身，决意付诸行动。

“通往洛克里夫村的小路……夹在树丛中……”迪特耶先生的信上是这么说的，她走过头了。她很快折回原路，右手方是树丛。走近后，便看见了那间小屋。



这是供牧羊人栖身的屋子，因恶劣的气候而颓圯腐朽。薇若妮卡走近，发现签名因雨水的冲刷和日晒的侵蚀，不如影片上那般清晰，不过尚可辨认三个字母，她还在签名底下看见一个箭头记号和一个阿拉伯数字9。迪特耶先生在信上并没有提到它们。

她激动起来，即使别人没理由要模仿她的签名，但这确实是她婚前的签名。而且，她是第一次来布列塔尼，谁会在—栋荒屋上签下这个名字？

在这个世界上，薇若妮卡再也没有认识的人了。接二连三的事件，已让她挚爱、熟识的那些人与世长辞，婚前的过往人生，也随之崩解。那么，她婚前的签名怎么可能存留下来？特别是，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可有什么含意？

薇若妮卡绕荒屋—圈。上头再无其他记号，附近的树上也没有。她记起迪特耶先生打开过屋门，屋里空无一物，不过她还是想亲自确定—下。

门上是一个简单的木制锁头，她稍稍提起锁托，而奇怪的是，也不知什么原因，她要使尽力气才能将门拉开——不是肉体的力气，而是精神、意志的努力。她似乎要借由这个小小的动作，进入—个令她忧心的未知世界。

“我这是怎么了？”她自言自语，“怎么动也不动？”

推开门，她立刻惊叫出声。屋内有具男人的尸体。就—在她瞥见这具尸体的同—刻，也注意到不寻常的—点：这个男人缺了—只手。

这是位老人，有着灰色的大胡子，白发及肩。乌黑的双唇、肿胀皮肤的色泽让薇若妮卡猜想他是毒发而亡，因为除了手腕上方—道割伤，他身上不见其他伤痕，唯一的伤口也是死前几天所留下



的。他一身布列塔尼农民的服装，十分破旧却还干净。尸体坐在地上，头靠在板凳上，双腿蜷曲。

薇若妮卡浑身颤抖，目不转睛，喃喃念着：“尸体……尸体……”

她突然想到，自己也许搞错了，也许男人没死。但是，一触及他的额头，冰冷的触感让她打起哆嗦。

不过，这个动作让薇若妮卡清醒过来。她决定有所行动，因为周围的原野不见人迹，她决定回到法乌叶村通知有关当局。她先检查过尸体，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能证明他的身份。

口袋里空无一物，衣服也无记号。但是，在找寻时她翻动了一下尸体，他的头往前垂下，胸膛倒在脚上，她因此注意到板凳底下的情况。

她在板凳下方瞧见卷起来的一张纸，很薄的一张素描纸，又破又皱。

她捡起纸片，展开它。她的手开始颤抖。

“啊！我的天……啊……我的天……”

她努力想镇静下来，试着以清醒的头脑和清澈的双眼审视。

薇若妮卡只不过维持了几秒的镇定。在这几秒中，透过似乎笼罩在眼前、越来越深浓的雾，她看见一幅红色的素描，画着四名女人被钉在四株树干上。中央那个身体僵直、面孔扭曲的女人就是自己！没错，就是她，薇若妮卡·德杰蒙！

此外，在树干顶端，依照古代习俗挂了个牌子，牌子上是薇若妮卡少女时代的签名 V. d' H. ——薇若妮卡·德杰蒙的缩写！

她全身战栗，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子，昏倒在草地上。



薇若妮卡是位健康、高大、强壮的女人，个性沉着，无疑是情况出乎意料加上旅途劳顿，才让她不支倒地。

两三分钟以后，她便苏醒过来，神智恢复清醒。

她站起身，走向屋子，抓起图纸，虽然还有不安，但仍凝神细看。

起先瞧着细节——那些看来毫无意义，或是她看不出含意的那些细节。纸张左边有一栏字，共约十五行，尽是些不成形的字母，不过，在几个地方的某些字明显可辨。

薇若妮卡读得出这几个句子：“十字架上的四个女人”；稍远的地方有另一些字：“三十口棺材”；接着最后一行字：“赐生也赐死的圣石”。

这栏字上方用红笔画着两把镰刀，最底下则是一口棺材。

占满纸张右手边的即是图画，笔触粗劣，无技法可言，显然是复制自某本古书。

画面就是十字架上的四个女人。

其中三位穿着布列塔尼传统服饰，发型也是布列塔尼样式。画面中央是最主要的十字架，一株枝叶被砍断的树，女人的手臂一左一右垂在树干上。

她的手脚不是被钉上，而是以绳子被牢牢绑起。她的身上不是布列塔尼服饰，而是垂到地面的裹尸布，单薄的身躯因此更显修长。

女人脸上的悲痛表情，混合了痛苦和忧伤。那正是薇若妮卡的脸，她二十岁时的模样。薇若妮卡忧伤时在镜子里看过的表情，含着泪水的绝望眼神。

头的上方，写着：V. d' H. 。

薇若妮卡思考良久，搜寻过去，试图将目前的情况和年少的回



忆进行联结,但是毫无头绪。她所读到的字句,所看见的图画,对自己而言毫无意义也难以理解。

她又仔细看了好几次纸片,随后将它撕成碎片,任风吹散——她已作好决定。她把尸体推回原处,关上门,迅速朝村子走去。

一小时后,当她随着村长、警察和一群好奇的村民回来时,荒屋里空无一物。

尸体不见了。

一切是这么古怪,她的头脑混乱不堪,根本无法回答一切询问,解释自己为何到这里来,证实自己所见无误,所以她决心放弃解释。正好客栈老板也在,她向他询问这条路通往何处,最近的村子是否有火车站,可让她搭车回巴黎。

她记下史卡和罗斯波两个村名,叫了一辆车替她送行李,在众人敌意的目光下,一脸凝重地离开。

路途很远。想尽快重回平静生活,忘怀这一切的她,大步大步往前走。她爬上一座座山丘,走下一个个山谷,拒绝思索这些谜团。过去的阴影再次笼罩上来:被沃斯基绑架,父亲和儿子的死亡,往事让她心生恐惧。

她不愿意去想,只愿重回贝藏松的平静日子。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回忆,一定能忘记荒屋、断手的男人尸体和触目惊心的图画。

不过,在史卡村前不远的地方,通往罗斯波村的岔路口,听到马蹄声的她,转过头来,正好注意到一栋废屋残余的一面墙。

在这面墙上,在一个箭头和数字 10 的上头,用粉笔写着:
V. d' H. 。



2. 海 边

薇若妮卡猛然改变心意。刚刚她决意避开可能的危险，现在则是打定主意要追查清楚。因为在黑暗中乍现一丝曙光，她骤然明白了这些记号的意义：箭头代表方向，标出该走的路径；数字用来标示途中的每一个据点，而“10”必然代表了一连串据点的第十个。

这是某人做的标示，用来指引另一个人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薇若妮卡可以借此找出谜底：她少女时代的签名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从法乌叶村派来的马车，已经赶上了她。她坐上车，请车夫以非常缓慢的速度驶往罗斯波村。

薇若妮卡在晚餐时到达村子。她的猜测没错，路上，她又在岔路口看到签名，以及11和12两个数字。

薇若妮卡在罗斯波村过夜，第二天一早又再度出发。

一座墓园墙上的数字12，将她带往康卡诺村，不过，沿途没看见其他记号。

她以为自己搞错了，便往回走，一整天的搜寻下来，依旧毫无所获。

隔天她才见到相当模糊的数字13，指向芙南村。她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记号前进，最后，在离开法乌叶村的第五天，她来到贝梅村的海滩。

她在村子过了两夜,在海滩周围多次搜索,最后在两株光秃秃的橡树间发现了一间简陋的棚子。一根小石柱立在门口,石柱上有签名和数字17。

没有箭头,下方是一个句点,再也没有其他记号。

棚内有三个破酒瓶,几个空罐头。

“这就是终点,有人在这里用过餐,也许是事先准备好的食物。”

就在此时,她瞧见不远的小海湾边停了一艘汽艇。

从村子那边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

薇若妮卡先看见一个年纪相当大的男人,他双手捧着五六个食物袋。他一边放下袋子,一边说:“奥玲太太,旅途顺利吗?”

“很顺利。”

“您去了哪里?”

“巴黎,去了八天,替我主人买点儿东西。”

“回来高兴吧?”

“当然。”

“奥玲太太,您瞧,您的船还是停在原来的地方,我每天都会过来看一看。船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奥玲太太,您驾驶技术很棒。谁料得到您会做这一行?”

“都是战争的关系,岛上的年轻人都走了,其他人在捕鱼。再说,以前每个月来两趟的补给船也停驶了。现在就由我来负责采购啦!”

“油料呢?”



“我们有库存。用不着担心。”

“好吧，奥玲太太，那我告辞了，需要我帮忙将东西装上船吗？”

“不用了，您还有事要做。”

“好吧，奥玲太太，那我告辞了，下回见。我会先替您打包好。”

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他又回头叫道：“小心您那座岛周围的暗礁啊！它们可是恶名昭著，不然，不会平白无故被称为三十口棺材岛。奥玲太太，祝您一路平安。”

薇若妮卡感到不寒而栗。三十口棺材！她在那幅可怕的图画上看过的字眼！

那个女人正朝小船走去，她放下食物后，转过身来。

薇若妮卡这才看见她的面孔。她一身布列塔尼服饰，双翼发髻上覆着黑绒头巾。

“啊！图画上的发髻，十字架上那三位女人的发型！”

这位布列塔尼女人应该有四十来岁。她饱受风吹日晒的棕黑脸孔十分瘦削，轮廓严峻，但是一双温柔、精明的大眼，让面容显得生气蓬勃。

她一边搬补给品上船，一边低声哼着歌。搬完后，她抬头看看飘着几朵乌云的天际，却毫无担忧之色，一边解开缆绳，继续哼唱。她的歌声大了些，薇若妮卡听见了歌词。这是一首旋律单调、唱给宝宝听的摇篮曲。她开心地唱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宝宝不要哭。

宝宝一哭，



圣母也会哭。

宝宝唱又笑，

圣母也微笑。

双手合十祷告

慈爱的圣母玛利亚……

她没唱完。因为薇若妮卡已经冲到她面前，苍白的脸有些扭曲。

女人喃喃问道：“有什么事吗？”

薇若妮卡的声音在颤抖。

“这首歌是谁教您的？您从哪里学来的？这是我母亲唱过的歌，来自她的家乡萨瓦地区，从她去世以后，我再也没听过。请您……”

她闭上嘴。布列塔尼女人沉默地盯着她，一脸惊讶，似乎也有满肚子疑问。

薇若妮卡再度问道：“谁教您的？”

“岛上的一个人。”被称作奥玲太太的女人终于回答了。

“岛上？”

“对，我住的岛上。”

薇若妮卡恐惧地问：“三十口棺材岛？”

“它的本名是沙雷岛。”

她们又彼此打量，眼神都充满疑惑以及无限好奇，渴望交谈，渴望了解真相。她们都感觉对方不是敌人。

薇若妮卡率先打破沉默。

“很抱歉，可是，有些事情真让我困惑不解。”